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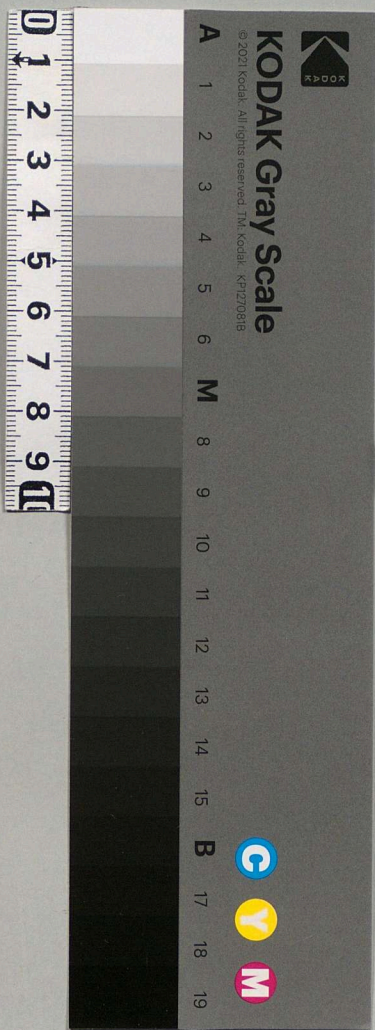
雲南通志

藝文

六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32)
函號	國 137 3

三十四





文治之盛未始不孰籌其當而人才聲教尙有鬱
而未肯之象夫豈前代之規模當啓而今茲之
風尚難循與適兩庠士子合詞來請謂當日府
縣原屬一學向以變亂分遷今當急爲合建上

文明之會其言甚正與余愛育人才振興聲教之
本懷深有契合者因商于中丞王公暨司道諸
君咸以爲然且曰乘時改建於象爲革革之上
六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改作而且由舊於義

爲復復之詞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舉大事而
協占於易且晚興作烏容緩余曰唯唯是誠不
可緩卽繕疏奏聞

制曰可擇日肇事諸公共襄廼績基不再卜有五
華之舊址在材料移舊添新不支帑不徵調人
情所奮陰若助之始於庚午之冬訖於辛未之
夏兩庠合一悉仍古制殿廡門堂齋舍祠宇諸
所具備咸中程式于其成用釋菜禮則禮器樂
舞之更新者皇皇濟濟陳于堂之上下羣大夫

分獻趨蹌士庶之觀者園橋門如堵莫不歡呼
而進祝曰革而新復而舊合天道也得地靈也
順人心也三善具而人文風化翕然不變可操
盤匱而與山川之神歆之矣余曰唯唯否否余
之爲是舉也非形家者言也古先王立學以爲
教習之詩書絃誦範之道德行誼使之明其體
達其用淑其身心以行於倫常日用之間而推
之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無不具本末而善
經權學之旣成然後興其賢者能者庸之以位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四
論之以才別之以任抒其夙昔之所抱而遺鉅
投艱實有効於天下國家所以人才旣出風俗
亦純後世寢失其意竟以科第利祿爲念于是
舍其在己之可恃者而覬覦造物之私遂以形
家之三吉六秀與五經四子相輔而行其刺謬
甚矣且卽以形家論之亦自有本山川得位則
天地中和之氣醞醞磅礴鍾乎人必有聰明正
直之資孝弟忠信之德不偏不駁少成若性長
而涵濡於聖賢之道處則品行端恪出則政事

詳明凡榮膺私利之習非所志己此所謂山川
之毓秀也而豈假其靈焉遂可不耕而刈不狩
而獲哉今與諸師儒約躬教責者本先王之制
爲品節條理勤勤開導而勸勉之下之執經者
懲省惕厲舍其舊而新是圖立志須高積學須
大一稟聖賢之訓而虛誠恭遜以副師長之所
期無容以利祿之心自卑其建立則上爲名臣
下爲俊乂將見人才聲教頡頏中原其發祥正
未有艾山川之光又重乎人矣是則予改建之

本懷也至工作之若干經費之若干總其程者
有人董其役者有人別記之

新建順寧文廟記

按察使 許弘勳 千山

戊申春余剖符得僕比冬乃獲陟三台渡蘭水
環視郡概四山列屏中鋪片席宛類筐然山城
三四里跨鳳岫兩趾而盤旋拱抱焉厥形又筐
庠宇則攝乎兩山中足而中處卑隘濕狹允如
物貯筐底也余竊以為庠宇為人文地宜軒豁
特出何昔建築者一昧至是乎稽郡闢之四祀

乃設庠懋學余公創之也又數祀而生徒備明
倫堂即今之文昌宮徙建而右列者中丞李公
成之也已亥歲 大師平滇邊庠乃服聲教歲
癸卯北地米公憇重修之溯厥從來初則設開
未久未肯議其不善既則兵燹疲困相仍未暇
議及新圖在昔非昧于是者何虞郡人士揖余
而請曰茲庠址失效靈鬱我僕秀殆七十餘載
矣傾頽日盛仍舊貫也則宜葺遷之也費不過
葺之之倍與其葺而徒勞孰若遷之余曰遷實

難葺亦匪易公家汰諸費額纖毫不給之縣官
遷庠雖盛事乎在私不在公也余固不吝俸之
入以助乃役然經營勞費容可臆計乎郡人士
復固請於是卜城南一地出鳳岫左址而聚結
拱護如登堂俯垣憑高眺遠雖冠文昌宮而衍
出之吉址也僉議咸同闢土規畫高卑不得因
其勢則利用築培舊學棟桷而粉磚而冰瓦而
莓取材不得捨其隙則利用覓新凡如坊泮門
墀旁扉複道兩廡連楹而五階級層列而三以

暨名宦鄉賢明倫堂尊經閣師署宅舍門甬四
垣百丈有奇墜粉施丹勻金飾碧皆特構而節
須備之爲力不細也肇修於己酉之冬落成於
庚戌之秋匠斲共數千計傭工又數倍之募工
市料銀共二千餘兩雖余朝夕董督勞費未辭
然非諸僚紳衿趨事不怠安克報竣之捷耶筮
吉仲秋朔二日丙戌迎請先師暨先賢諸儒
位而胥宇翌日丁亥肇祀遂鐘鼓效靈大壯形
勝佳哉氣象鬱鬱葱葱余乃揖郡中人士而言

曰事有先難而後濟者胥類是矣一片荒壤忽成偉構若憚其艱而止焉斯已矣半途而止焉亦已矣方不知圓不規斲削不中度高卑前後不中式約略而止焉又已矣茲何獲樂有成慶壯麗哉良以力從事而不安率陋乃爾也諸薦紳監於茲則端身模以風聞開示家訓以養中材何患乎不變不成諸茂才而監於茲則敦品節勤學問何患不爲修士爲通儒他日出而經世而監於茲則矢公忠敏政績何患不爲良臣

爲名宦凡諸者彥雋秀而監於茲則崇禮讓化涼囂尙實黜淫端本後末何患不爲吉祥爲孝友爲鄉井中素修雅流是人文藉地靈以毓者還藉建築之始卒而有以勉也至若拮据良苦余與郡人共之又何事滋瀆哉雖然余尤有祝焉木石之計率皆百年補葺之傳永乎不朽非後之大夫人士疇可當此祝哉郡人士曰然凡有功于乃事者若何余曰君等僉紀其實其名於石之末

育賢館碑記

許弘勳

昔之言治者不一人才其首重也夫廣人才正所以明教化教化雖醇而俊秀不升則士習之趨向無方民風之頹敝難振欲求其政和俗美得乎嗟嗟此亦有司之過也然人才之不廣者有四非其地不產非其人不昌質純而功駁業就而遇奇即人才間生終亦沒齒無聞爾且奈何余謂十室必有忠信何地無才未嘗借之異代何時無才詩書絃誦何患功弗成席珍待聘

何患遇弗偶則人才之所以不廣者非山川之精不孕元會之運不符良由父兄之教不先而子弟之率不謹也

國家需人才甚急視之最隆培養至周既甲乙兩第收之矣任置學宮以董其職廩員而外更立增廣附學食餼無論尤與蠲賦免徭網羅密布優恤勤施鼓舞誠多術哉故自中原開科以迄今日十七禩於茲矣內典樞機外司守牧誰非取諸此者獨順郡向本彝詔改土設流甫六十

年草昧經營聲教未洽士子落落晨星且多寄籍前之守土者傳舍因循奚暇爲薪樵計加以地磽民困樸者力田儉者逐末雖有良子弟而父兄不爲之延明師嚴課藝泛泛悠悠與庸流埒又安能驥首天衢乎今日世運維新文風丕振寧可與曩昔同一陋轍乎予不敏每履悅安之思更深強教之誼具詳上臺聿開社館名曰育賢並開墾荒土若干除輸納正供外悉以克厥費上裕

國儲下贍文學爾有濟焉博訪名儒廣招徒衆格無分於幽顯遐邇畢茹貨無限於饒乏利鈍兼收務祈昕夕漸磨譽髦胥奮將見山川效靈熙朝著瑞思皇蔚起風俗丕變安見哀牢不與羣壤相頡頏哉仍將田租佃戶所種數目並襄首倡事諸姓名附勒碑陰用志不朽但此典非余獨創鄙庠序塾自古已然余不過卽其意而修明之耳諸子弟以余爲大父以其師爲大兄而又各有其父各有其兄共相勸勉庶幾無負此

舉是亦為

國求賢之盛事若以余為文翁也者則余豈敢

按察司題名碑記

許弘勳

勳於

今上二十六年奉

命觀察滇省歷三載兢兢恐隕越貽前後羞

國家之所以長治不亂吏道之所以澄清不濁者

恃有法在執法之官內而總憲外而臬司一則

曰司天喉舌一則曰振揚風紀厥任匪易雖然

總憲之位較臬司為尊以其立百僚之上持天下之平也至臬司之任較總憲又繁以其察所部羣吏之事持外省之平而上之朝廷者也雲南距京萬里

世祖章皇帝開闢後康熙十二年癸丑冬逆藩阻兵又

八年我

皇上揆文奮武削平大亂點蒼昆海莫不仰日月之

照臨勳固知立法將以求治用人斯以持法語

云有治人無治法信哉居是官者當舉其大綱

不當苛其細目當力爲決斷不當互相推諉當
潔己以清其源不當修名以塞其流先義而後
利當有益於朝野必不敢爲身謀不然臬司爲
執法之官法之壞卽自臬司始嗚呼前明置司
至今不改數百年來觀察已非一人某也賢某
也不肖某也明某也暗某也公某也私俾得指
其名而揚頌之譏議之其垂法與示戒者題名
眞不可無碑記矣攷曩制明之觀察署卽今之
制府也中間屢遷數變題名一石孰得過而問

焉勲久於職署旣定謹按

本朝之爲觀察者一一勒諸石如副使僉事例皆
得書所謂賢與不肖明與暗公與私姓氏在人
耳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可不懼夫

重修昆陽州儒學碑記

督學謝于道

環滇池而城郭者凡七昆陽州在其西南濱水
而居蓋古巨橋地也自會城舟行百二十里遙
望雉堞隱見濤浪中予校士畋町道出其地山
林原野風物秀美諸士肅衣冠迎導道左訢訢

侃侃之氣象可望而挹也入城首謁文廟金碧
煥然規制弘整余顧而嘉之諸生前進曰是皆
州守之力因具狀求記按狀昆陽建學自明永
樂元年始在州制拱極門內月山右麓弘治十
五年災正德二年知州林昕同知陳暘改建城
西月山中麓萬曆元年知州潘槐遷城南寶山
門右十三年知州紀汝中遷城北李官村滇人
恭肅嚴公爲之記天啓六年知州陶學修遷城
西鳳儀山崇禎七年建造新城署州事王允中

遷州治後丁亥流寇入滇屠城學宮燬康熙改
元知州童復晁議建於城內月山之陽工未畢
而止九年學正馬翰增建之二十二年今知州
唐君之栢捐金董成其事用木大小九千有奇
磚瓦十一萬有奇竹石金土之工無算是役也
凡三易寒暑而始成其形勢自天馬山百折而
來迤邐鳳儀萃於月山池中玉帶堤遶其前憑
高遠睇則灑瀆澄鮮烟霞蔽虧朝嵐夕翠爭奇
互獻于膠庠之下山川磅礴之氣鬱積不遏抑

必有恢闔淵通之士出於其間吾以是爲州之子弟幸也此土雖去神臯萬里而密邇會城沐浴聲教宜爲他邑先且俗厚而民醇恬淫靡慢之習不入於其心又得賢守喫咻而拊循之其於感激興起以成其材爲甚易尙其爭自淬礪以古學爲己任覩廟貌之巍峩撫琴瑟之在御則肅然如親聖人之容藹然如被聖人之澤使理學昌明文章焜燿人材之盛與地靈孕毓相輝映豈不美哉如或拘牽俗義役志紛華爲咕

嗶固陋之學以求悅乎世則是塗茨丹堊之維新而頽墜委靡之如故甚非爾賢守修學以教子弟之意也余旣以是告俾諸生知所勉遂書之且使後之撫是邦者其以唐君爲法也夫

升菴先生祠堂記

僉事 王 照 宛平

嘉靖改元世宗欲以尊號上興獻而廷臣不可乃泣諫左順門者百十輩被杖者九十餘人藩陽范公滇南毛公新都楊公介夫及其子升菴皆與焉升菴時以進士第一官修撰而尊公方

居政府諸公皆斃杖而新都父子得以不死所以存忠諫也公始成鴈門而文忠公亦以籍免然鴈門疾苦似足以盡公之窮而世廟銜之未息遂改竄于滇之永昌噫甚矣夫公以貴介子得修明正叔考亭之學其不榮於一第也明矣且國家大禮所關千秋史鑑莫此爲甚况公爲史官碎首奮爭雖父子亦所不顧公則流離顛沛于箐酋洞獠之鄉於變乎狼子野心之俗使椎髻卉服之徒得聞尊君敬長之義蓋天之所

以不死公于廷杖者亦荒隅邊徼之所以荷福于公也方公謫戍之初人輒危之而公則恬然與緬僊蠻僮較售理學卽山陬海澨間莫不考述其奇時則雙髻插花絳衫傅粉與弟子論道談詩無非湘蘭澧芷之意至今傳爲逸事迨文忠公卒遂得終喪之請後以怒觸大吏檄返滇南至抑鬱而死嗟乎士大夫處坎坷之際名節爲難公則旣明且哲而不能守一修撰僅使文人學士流連嗟嘆于新都父子亦不幸中之幸

歟且也蠻邊荒徼文教不興自公以陶淑爲任而士人以禮義爲尚且奉公祀於碧曉創爲書院使公之神往來於碧雞山下不與荒烟蔓草消沉於六詔者非天之所以不死公於廷杖而爲邊隅荒徼開千百年文教之意歟甲寅而後逆藩肆逞狼燹顛連非滇之山川草木祠宇臺榭皆爲傾圮如公棲神息魄之區亦等於榛蕪荆棘冷焰寒燐可慨也迨夫承平日久制府藩陽范公總握西南而滇之山川名勝古蹟與區

咸爲越歷及過碧曉之故址詢毛氏之遺跡識公於圯垣敗壁之中遂悵然於先公之忠貞亮節不覺宛如跪伏左順時也於是鳩工集材購公之遺像贊而祀之邊荒之遺民逸老益景公之風流餘韻而仰制府之孝於親忠於國培於士子使遐陬野徼知所以培養先賢之意更慶國家所以荷金湯之固也猶歎美哉余濫叨鹽筴之寄今且三年時得趨拜于制府之後見其孝思維則能不躍然誌公之始末焉因與臬長許

公元公置贍田二百畝以供薦享云

重修元江府儒學碑記

督學

吳自肅

海豐

元江有學肇自前朝洪武其時滇土初開首被
 聲教雖僻處東隅一易以衣冠文物即與中原
 無異嗣後登賢書者踵相接俗以貞良而列於
 朝紳者稱濟濟原其振興實以建學為藉云顧
 學所由建治典在朝廷而修廢舉墜惟人是賴
 主持風會前後同功余校士東迤元江附於臨
 郡已巳庚午兩巡拔其殊尤要皆敦循茂雅能

以識養就乎型範之中其最所賞異者曰馬生
 汝為恆來署中與數晨夕焉生輒以桑梓風教
 為拳拳叙修學之因而請曰德以輔世首在作
 人功以時成言斯不朽元庠之設久矣勒諸貞
 珉不敢自今失之余曰唯唯表章而砥礪誠不
 敢自余失之夫元江外徼也設學以來消其凌
 厲恣睢之習而歸于詩書禮樂之中秉質而宣
 天文炳然蔚然媲美中原而益變乎侏儻椎髻之
 眾學之為功大矣哉今也幸值

右文之朝

聖天子明燭萬里興賢育才無遠無勤士子致身儒術而繹思乎三物六行之原必有根本所托爲天地氣化所培育爲

朝廷德教所漸濡爲父兄師長所陶成爲山川人物所彙聚其於天下之故最重且鉅顧可習而忘焉履其地而勿省焉名教將奚屬乎宜馬生之拳拳勿釋也余願因馬生而傳示元江千里之區各兢兢於馬生之所請者不敢習而忘焉

履其地而深省焉則元江之人文煒煌光大不徒爲今日之象矣考元江卽澧社江自白厓繞蘭滄入郡學宮在府署北遙拱之如帶天馬南峙栖霞北枕玉臺自樂諸峯環乎左右地得其勝歷明嘉靖中重建門堂殿廡像設禮器皆備後毀於兵燹

本朝底定漸次修葺越今戊辰署府李君更其緒而擴之闕半載而落成規模整飭煜然改觀非舊日之廢弛矣李君名成才奉天人實主其事

然董戒之員建置之略與鳩工庀材之費都不暇考而惟以馬生請先爲根本之說存予表章砥礪之願云

文昌祠記

吳自肅

元江舊有文昌祠在儒學之左創于明隆慶再建于萬曆之初鼎革時毀于兵至今已巳元庠諸生矢願捐力闢而新之肇于己巳仲冬告成于庚午春仲規模結構煥然蔚然後復置真武祠前濬陂塘周二百丈亦餘勝觀也蓋自

聖朝聿興文教雖在外徼絃誦相接彬彬郁郁凡屬風教所關無不修舉以全力完繕宮墻而餘材爲此亦稱鉅麗其山川形勝亦分宮墻之餘槩且不特山川之形勝也鍾靈毓秀以滋培扶植于元江人士者亦與宮墻共此陰翊而默助焉此馬生汝爲所以再請余記之而余仍不敢辭也稽諸文昌垂訓必以孝弟忠信爲先此卽四子六經之旨孟子所云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也良士大夫誠能虔奉其訓而不徒以

土木之彩繪俎豆之修列爲神之所歆在是生平所讀之書在家所事之父兄在國所奉之君長廣廷大衆之間閭室屋漏之際皆有神所昭鑒而儆惕戰懼不敢稍違其誦不異守洙泗之傳而覲宮墻之盛也其於維持風教豈有二哉若建祠之工自有記之者余不必贅述也

建文從亾十一先生記

知府顧岱

嘗讀唐史武德九年事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同氣操刃蹀血禁庭未嘗不廢書而

三嘆也又讀宋史太平興國三年八月事綱目書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一弟兩侄俱不得其死悲夫余竊訝唐宋兩朝諸臣如趙普薛居正房玄齡長孫無忌等終不能委曲匡救默輔而調停之豈處人骨肉間有難以語人者歟抑何忍坐視其慘刻蔑倫至於此極也明永樂元年靖難兵起以周公而奪成王之位直亾古之所未有則成祖行事更出于李世民趙匡義之下矣余所怪者建文皇帝於大內落髮出亾至

雲南永嘉寺復由重慶抵襄陽入吳遊天台雁
宕托足空門踪跡往來遍天下幾四十年卒能
免於難此其勝於建成元吉德昭者萬萬矣况
當是時成祖密偵備至數遣胡濬鄭和等往來
雲貴而建文遊行匿跡於滇黔浙粵吳楚之間
安然無恙者爲細考從亾本末則程濟等十一
先生之戮力居多焉以視唐宋諸臣其節槩相
去豈不遠哉其爲道人而始終保衛不辭困險
婉轉盡死力者則編修程濟也爲比丘而陰相

往來隨所之助力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
應能也其三至滇者則史仲彬一至者雪和尙
郭節與程亨焦雲也至滇而去去復來而病死
於蕭寺者馮灌黃直也密訪師而相遇於雲南
道中相對慟哭退而自縊於亭驛以絕口者工
部尙書嚴震也曾畱宿而終身不言陰護之於
滇者黔國公沐晟也而廖平梁良玉王資金焦
等不至滇者不與焉於戲以文皇帝之英武嚴
祭建文之優柔儒懦而行遯於天涯海角始終

曲折以脫虎口自非十一先生盡心竭力委其
身以保護之其亦難矣歷觀古今忠烈名臣炳
耀史冊雖綱常之凜凜實殺身以成名否則自
重其死或將隱忍有爲不屑小節以冀大功耳
在當時仁宗宣宗聖明接武而十一先生獨奮
不顧身驅馳憔悴死相隨於爲僧爲道必無所
能爲之君則更奇矣使諸公而有所希冀則必
不能全其君或藏名不深亦必不能全其身不
爲功不爲名而顛沛流離東西南北積四十年

之久諸公其何所爲乎蓋君臣大義誠不可解
于天地之間者所爲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諸公有焉岱守武陽時登獅山得瞻禮建文之
祠與像想當年跋胡蹙尾之凶諸先生悲歌飲
泣之狀歷歷如在目前事隱三百年未有表章
之者誠爲缺然吾同年友馮甦遺書囑曰建文
踪跡不止在滇滇亦不止武定今武定既有其
祠與像則立諸公之主以配享其旁誠天理人
心所不可少之事也余曰唯唯憶余幼時論史

及方正學草詔號哭每黯然泣下今得瞻其像
禮其祠敢不爲之立主奉祀者非人情矣方今
桑海屢易金陵王氣消歇已久而二祖十三宗
之鴻功偉烈俱已霧捲雲收土崩瓦解獨建文
祠堂俎豆猶新徽型如昨而從亾十一先生松
栢爲心風霜其操田夫野老迄今猶稱頌之勿
衰雖當日南遊瘴嶺北望天門備極辛苦而側
身天地上下古今孰得孰失不過幾局殘棋耶
鄴一夢爲十一先生者其亦可無龍歸滄海鳳

返丹山之嘆矣康熙七年冬僧水谷建閣成仍
祠建文之像于閣因爲叙其從亾至滇者十一
人題其主曰明建文從亾忠臣某某之位旁註
其姓氏不詳其官爵邑里者明諸公之心願爲
比丘爲道人願死於道路知有君而不知有其
官且不知有其身也以余歷覽六朝五代遼金
宋元之間大倫不講久矣而有明十一先生忠
貫金石名竝乾坤若此於戲君臣之義豈不在
人哉

重建表忠祠記

知府丁 煒 晉江

臨陽地鄰交趾郡城西半里許舊有表忠祠祀
故明永樂時征簡定之變前後死事諸公歲以
春秋二仲上辛致祭載在祀典明季沙逆倡亂
祠毀于燹迄今未有修復者歲時有司臨祭率
拜謁于荒碑蔓草間廟貌之不修非所以妥忠
蒐肅祀典也歲庚午太守黃公遷蜀東憲副適
際內艱賦歸有日煒以攝篆受代居有頃黃公
謂煒曰不穀之謀修表忠祠也屢矣屬以簿書

期會之不遑因循以迄於茲今行矣設復委之
後人安知頽廢之不仍此日也今將重建以畢
斯願榱杗瓦甍墜茨之費具矣君其樂觀厥成
乎煒心躡之諏日既合工作用興乃卽祠舊址
構堂三楹以妥諸公神位外戟門一懸以祠額
周圍翼以垣墻納諸舊碑而堵之經始于七月
告成于十月黃公趣煒言記事以文麗牲之石
煒則謂自有天地以來日月有時而薄蝕陵谷
有時而震崩惟此忠義之氣歷億千萬禩而不

可磨滅上以是風勵則四維張下以是自命則大節立諸公之死也事在永樂初年而祠祀之興則萬曆八年巡按劉公維始奏立焉迨我興朝百度維新惟祀典之載在舊章者因而不革夫非風勵之旨于聖同揆乎今黃公於去臨之日亟以建祠爲事旣上以體

天子作忠之旨而下以嘉勵臨人士之心者義至弘鉅今而後謁斯祠者爲封疆臣則思其所守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祀事之不廢則思朝廷

之激勸而謀所以報觀諸公之死在三百餘年之前歷昭代而其氣若新則思所以不朽祠祀之修豈特無廢典禮云爾哉諸公爲兵部尙書愍節劉公儁節愍陳公洽掌交陞布按二司事尙書忠宣黃公福叅政劉公昱都司呂公毅叅政馮公貴侯公保都督黃公中知府劉公子輔易公先知州忠節何公忠死其事及崇祀始末具載舊碑茲不具論今建祠黃公諱明字龍光以武功蒙

今上特恩改授臨安知府陞四川分巡川東道按察
司副使與焯同爲閩之晉江人焯旣記其事復
爲樂章以迎送神爰刻之石其辭曰昔在明初
撻伐張日南稽首歸版章諸公奉命綏遠荒文
則旬宣武則揚蠢爾服叛不可常狼奔豨突滋
陸梁積屍晝見天無光諸公仗節殉封疆後先
騎龍遊帝鄉亦越中葉祀典彰惟茲臨陽控交
岡廟寢奕奕神乃康妖氛煽虐榱桷靡妥靡
侑慙烝嘗赫赫昭代崇忠良守臣祇事再肯堂

神其來格歆裸將荔枝爲籩桂爲粳苾芬在御
醑盈觴靈旣降兮翩翩翔福我人民壽而臧金
支翠葆且倘佯莫漫迴車兮使我心愴

遊龍淙洞記

侍講 李澄中 東武

庚午九日制府范公睂山邀同比部劉公霖蒼
撫軍王公在茲爲龍淙之遊曉出寶成門歷草
海越西山者三重至落水洞東北上復一洞南
向顏聽瀑樓以瀑水聲遠聞若殷雷在下也酒
三行秉炬入洞中偃僂下上皆積水不可行乃

出南去里許一溪逶迤爲宛轉溪橫跨石香橋
一洞東向白雲川穿而出與落水南北相望也
還過石香橋南上亦一洞流水貫其中卽所謂
龍淙也蓋宛轉溪源也深里餘高廣可容數千
人洞前石笋一株上巨而下銳亭其左曰一草
守以菴曰墨雨凡此皆公所位置以補天地之
不逮者也自昔山川奇勝往往在荒徼絕域人
足不履之境若天畱其奧以待人之表彰者故
興公賦天台學者至今稱之然猶未至其地也

若謝公之於永嘉少陵之於夔州詩則工矣然
羈人多感不免幽憂傑佗之思焉若牟杜之於
峴山則誠地以人重矣公以制府之尊作鎮滇
黔幸而四方寧謐萬里賓王公乃以其餘暇發
杼雲水之興布置烟霞之逸事攜僚佐過客飲
酒賦詩磨崖勒記亟亟焉爲世人傳之若惟恐
不知有龍淙也者是豈偶然寄興云爾哉傳之
異日讀其賦則以爲興公吟其詩則以爲謝公
杜老彼都人士溯其遺愛談說其流風餘韻則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又以為太傅征南之峴首山川勝蹟信乎待其人始傳也故記公之遊並識洞之始末

蘭隱君祠堂記

李澄中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菴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黃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曆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奧鄉里稱小聖其後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畧遂成功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

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玄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菴吟稿聲律發蒙山堂襍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于家有司以狀聞特允鄉賢從祀孔子廟庭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子覓其隧道杯土傾圮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風流銷歇之悲焉夫北邙之冢其為石馬秋風者何限士君子鮮有回車太息憑弔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三百餘年人亾風微之後使

萬里羈客徘徊嘆息而不忍去謂非其流風餘韻有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爲之倡首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祠後之人倘有踵余之後聞風而起復事修葺者其傳寧可涯歟雖先生脫屣富貴委骨於陳根藜藿之中豈復有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爲重輕哉余之徘徊感嘆蓋有出于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德之好千古同情初不以時代有間隔也然則先生之靈爽謂爲百世之師可也

新建報功祠碑記

范承勳

嘗攷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若乃惠澤不僅及一方而功德足以垂百世者其廟祀之設又烏可忽乎哉滇省之有咸陽黔寧二王廟其來舊矣稽之滇乘咸陽王卽元平章賽典赤也元世祖十一年以南方未定特命王撫治之王至滇之日卽首建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三十八
學宮以興文教於是裁冗官省徭役招流亡賑饑
餒廣屯政治橋梁凡興利除弊之事無不畢舉至
於築壩開渠以資灌溉導水以備蓄洩民到于今
受其賜焉黔寧王卽明西平侯沐英也明太祖洪
武十四年命王同征南將軍平滇未幾烏蠻復叛
王提銳師討平之遂詔王畱鎮旣而征東川擒緬
寇修守戰墾屯田教耕桑禮賢士滇賴以安遂世
鎮焉迄今數百餘年滇民父老子弟言及二王之
功德莫不咨嗟而稱道之無異辭者黔寧王廟舊

在城內西偏燬於寇咸陽王廟雖尙存於南關外
湫隘傾圮不足以妥神靈余嘗與撫軍王公過
其地共謀所以新之適觀察使許君有同志因言
重關內隙地數武頗宏做可立廟遂建祀而合祀
之司道諸君皆鼓舞勤事爰令雲南郡丞蔣煌董
其役不數月而祠成顏以報功僉曰善且請余言
勒諸石余因略述二王之功德誠所謂法施於民
以勞定國禦災捍患其永祀於滇也不亦宜乎仍
飭有司以時祭祀且爲之銘以誌不朽銘曰

天眷蒸民不遺遠方篤生俊傑以奠此邦元初啓
 運實賴平章首崇學校文教聿光興利除弊綱舉
 目張更修水利食德孔長迄於有明底定八荒爰
 命西平拓土開疆輝旌所指悉掃攬捨長城萬里
 永壯金湯惠綏南服二王頡頏皆歿於滇帝心震
 傷錫以美諡冕旒而王豐功偉績莫罄揄揚雖曰
 異代孰可低昂用新厥祠功德偕彰輪奐載崇烏
 革翬翔碧雞西拱金馬東驤五華列俎昆水陳漿
 四時報事永薦蒸嘗

清溪洞記

經歷程封石門

黔入滇之六十里有城曰平彝衛去衛三里許
 有清溪洞傳者謂洞下有溪溪水流入此獨清
 故名焉洞口軒敞初入若堂可坐百人再上若
 臺可容數十人大石壘壘下垂若柱柱以內
 幽悶不可入遊者淺視之謂觀止矣順治庚子
 十二月余同郡守李君司馬俞君別駕陸君遊
 焉望洞中不知其淺深之所至遂勃勃心動欲
 往不果明日復遊命土人廣治火炬鄉導先入

各攜吏胥僕從魚貫以行不數武洞勢陰闐羣
火無光前後左右皆怪石峻嶒中通一線兩人
相牽後人踵前人履跡援引而上隨炬光高下
得路因縱觀所謂石床者石几者石田者石塔
者石筍者銳而出爲虎牙者尖而背爲熊耳者
角而巘爲牛首者冠而峭爲雞頭者奇形怪象
不可名狀再入里許旁一小罅僅容一人僵僕
屈曲而入若石級然中若堂若廡門戶垣壁俱
備郡守曰此仙人修煉所也天造之巧非人力

所能成至石巖窅窅之際又以爲觀止矣土人
云尙十餘里與紫泉洞通遊人畏險不欲入及
出土人謂旁一洞上有石鐘石鼓在焉急命更
炬尋至其地皆石筍垂十餘丈持石扣之噌吰
有聲雖鐘鼓之響不能亂也再出又見石柱悉
自平地崛起似有骨氣人絕無阿附其石之高
者仰視在十餘丈上非絙索扶挾不可得而登
也因思石鐘山記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
有無可乎余以爲茲洞甲於天下不僅甲於滇

豐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也而未嘗見稱於昔之遊者豈昔人盡皆皮相
卽一山亦必待人而得名耶余與郡守諸君驚
訝久之時炬火漸微曠然得明喧笑而出

遠山亭記

程封

余宰南寧之六年乙巳夏視邑稍暇擇署東偏
藜翳之隙築亭其上而榜之曰遠山亭高不逾
二丈四周寬一丈七尺有奇與天末樓相通旁
治石級層齒而登繞出亭上樓前竹石林木皆
在亭下又因其去土築亭之地引其左右之流

以淪於亭下而鑿爲半畝之方塘亭之上不剪
不斲不節不稅蓋不欲以起君晏私之事眺望
觀覽之美而重勞吾民也嗟嗟余之築茲亭也
以遠山名而余之居此六年也實未嘗知有山
焉南寧介於滇黔門戶之區差徭日繁民生日
蹙四方郵符賓客之所踵至縣令日事送迎飭
厨傳輶交蹄廟而且不給雖羣山巘嶂首尾盤
錯數十百里重疊羅立於此亭之前余安得一
日之暇而爲之縱目而騁心哉夫目前所見爲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山幾何由咫尺之內推而及於百里千里以至
於萬里山正無窮也以羣山之在目前者而尚
不及見而又何取名於遠計余十餘年前奔走
於燕趙齊魯之墟太行少室之下折而至於吳
頭楚尾轉而及於父母之邦紫陽黃海之間其
山川相接幾萬餘里自服官於荒陬彝徼直如
禹跡之所未窮漢驛之所不通方且去親舊棄
廬墓弟兄不見成立兒女不畢婚嫁二三昵友
終年不通音問間有鄉里僮僕往來動以隔歲

爲期凡余一身之外固已邈然託之寤寐付之
浩歌將無之而不遠而又安在於山也抑古人
有云長歌可以當哭望遠可以當歸或於鞅掌
困憊憂愁賤辱之餘而斂心靜氣一往遐矚安
見十餘年來之所遊歷百千餘里之所綿亘不
儼然在吾目中耶夫官如傳舍一歲再更卽有
愛戀不當得畱余居此已六年廩有宿逋帑多
積債窮到骨矣過此以往不知幾時當去此亭
不知前此爲誰氏之遺址而今爲吾亭使余旣

去而茲亭不廢則有後之邑令在使余既去而其亭亦與之俱廢則又有邑之賢士大夫在使去後千百年將今之所謂遠山亭者固已剝削消磨荒烟蔓草而其名傳焉則以俟之採風修邑乘者是爲記

捐置監田碑記

許弘勳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爲查議捐置監田以勸矜恤事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總督雲貴部院范批據本司會同布政司呈詳康

熙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據雲南府呈詳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蒙本使司憲牌前事內開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本都院憲牌內開照得罪人罹法幽繫故其所宜乞食無門枵腹殊爲可憫故聖人垂勿喜之誠王政施泣罪之仁意深遠也滇省僻處遐荒民情頑梗無知觸網實繁有徒頃以全書未設囚糧該司兩詳捐賑足見畱心恤獄除倡捐批示外今本部院長計熟籌與其勸輸擔石濟在一時何如公置監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田惠及永久矧捐資告糶解俸本屬相同而食
盡啼饑再舉終虞難繼該司曩膺憲長素具哀
矜今茲新奉推陞本部院樂觀善後合行查議
爲此仰司官吏照牌事理卽查省監罪犯除有
力自食外大約應賑者若干人每人每日給粥
二餐歲需若干該置田若干免其雜差止完正
供其田須坐落附近地方俾佃戶交租不致遠
運又必肥腴無旱澇者始得收獲實用約需價
銀若干又每年該柴薪銀若干并應設房厰器

具以及僱募傭工常川炊爨挑送應給工食若
干通共需銀若干會商藩司作何勸捐集事應
責何項人員董理如何立法以杜尅落中廢若
變價勲田叛產內有相宜而未售者或官買完
價仍令原佃照舊交租是否妥便逐一斟酌確
議暨文內未盡事宜俱一一區處停當通詳核
奪此係始創之舉似覺瑣煩然該司遺愛在茲
利濟不小當不靳周詳部署也速圖勿緩等因
奉此除移藩司外擬合查議爲此牌仰該府官

吏遵照憲檄牌內事理卽將牌內所開各項事宜作速一一區處停當妥詳本司以憑會同覆核轉詳此係始創之舉利濟不小火速實心奉行慎毋泛視遲延未便至速火速等因蒙此前署府遵卽備行昆明縣確查妥議造冊詳報去後職府蒞任後檢案查催又經疊次行催去後今于本年三月初九日始據該縣詳稱該卑職遵奉憲行當卽備由行查去後茲據總催王加彥張天奇等據報西海村荒熟田叁百陸拾叁

畝貳分南海林海村荒熟田伍拾肆畝肆分伍釐南海村荒熟田叁百陸拾畝肆分肆釐金家河荒熟田伍百肆畝貳分肆共荒熟田壹千貳百捌拾貳畝貳分玖釐內除隨田荒田俟招墾另議外實該成熟田捌百壹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每年額納縣倉京斗米叁拾伍石陸斗壹升貳合零額納縣庫條編銀貳拾壹兩壹錢叁分壹釐零又在官完納部覆變價中則田貳百伍拾肆畝柒分捌釐肆毫每畝價銀捌錢捌分

伍釐共該銀貳百貳拾伍兩肆錢捌分叁釐零
其全書還民熟田伍百陸拾叁畝壹分伍釐係
應隨變價田畝管業之項毋庸給價今共成熟
田捌百壹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每田壹畝照
民例佃種納租壹斗肆升共該市斗租米壹百
壹拾肆石伍斗壹升柒勺陸抄內除在官完納
縣倉京斗米叁拾伍石陸斗壹升貳合零該折
市斗米壹拾肆石貳斗肆升零又完納縣庫條
編銀貳拾壹兩壹錢叁分壹釐零照今時值紅

米每斗米價銀壹錢柒分該折市斗米壹拾貳
石肆斗叁升零二項除完納正賦糧銀共市斗
租米貳拾陸石陸斗柒升伍合零外實該入監
賑濟市斗租斗捌拾柒石捌斗叁升伍合陸勺
壹抄零折京斗米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升玖
合具冊開報前來據此該卑職查得捐置監田
一項乃各憲格外之殊恩誠種德無疆之至意
也卑職凜遵憲檄逐一加查務必附茲城郭永
無搬運之勞水旱無虞方可謂膏腴之產始可

無悞乃公而濟此獄食也但查昆明田地旱澇
原屬不均蓋因嶺峻山高雨溢則下汗泛漲雨
少則搏激難施欲求不旱澇而全無遺悞也鮮
矣今據西南兩海僮頭王加彥張天奇等具報
前來而加彥所報之田止距城三里坐落西壩
河岸天奇所報之田距城五里許坐落盤龍江
河四道壩金家河等岸四項田畝俱係高下相
兼如旱則有河水灌溉如澇則不過下脚淹沒
數坵除納糧完賦外尚有捌拾柒石捌斗有零

之需可作京斗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升零正
兩端相介彼此兼優誠可謂附近而不致遺悞
者也相應造具清冊詳請憲臺俯賜查奪施行
等因到府據此該雲南府知府羅衍嗣查看得
建置監田周濟獄食此誠上憲矜恤刑獄以廣
皇仁于邊徼以垂良法于永長者也茲據該縣查議
附郭成熟腴田捌百壹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
內惟變價中則田貳百伍拾肆畝柒分捌釐肆
毫每畝價銀捌錢捌分伍釐該銀貳百貳拾伍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兩肆錢捌分叁釐零除完過該縣額載秋糧條
銀外實可得京斗米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升
玖合可濟獄食覆查此項田畝既無旱澇之虞
又無搬運之苦候憲批奪捐買勒石垂久真可
稱

聖朝之仁政邊地之遺恩也等因呈詳到司據此
該二司會看得買置監田一項遵奉憲檄允泣
囚之深仁終古不拔之大德也催據雲南府查
議詳稱所買之田俱在附郭有成熟者捌百壹

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內變價中則田貳百伍
拾肆畝柒分捌釐肆毫每畝價銀捌錢捌分伍
釐共該價銀貳百貳拾伍兩肆錢捌分叁釐今
本司倡捐銀肆拾兩藩司捐銀陸拾兩糧儲道
捐銀肆拾兩雲南府捐銀叁拾兩昆明縣捐銀
貳拾伍兩肆錢捌分衆共樂輸以足前價其田
價解送藩司另報至所收租息除完納秋糧條
銀正供外實得京斗米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
升玖合雖獄囚時有多少之異而其中間有傳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食之家似足以徧及夫司府縣之各獄且田坐
落高下適宜旱澇無憂而又近附城郭更有便
于徵收輓運矣獄田既置有不得不講究夫司
牧之人查本司經歷汪牧人頗誠實卽令收掌
出入細數如犯少米餘之年畱以待犯多不足
之日仍令今年終造冊具報本司查攷毋許侵蝕
用昭憲恩勒石豳門之外以垂永久可也相應
詳覆伏候批示遵行等因呈詳奉批如詳行仍
候撫都院批示繳冊存查奉此又奉巡撫雲南

都察院石批據二司詳同前由奉批捐置監田
以資獄食爲永遠計甚盛舉也如詳行仍候督
部院批示繳奉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經歷汪
牧遵照牌內事理先期料理倉廩俟秋成之日
卽將監田秋米照數徵收放給獄囚如犯少米
餘之年畱以待犯多不足之日仍于年終造冊
通報毋得侵食取咎未便等因奉此爲此合行
勒石須至勒石者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領之...

